

## “秘戏”之谜

对于性,人们通常都是避之唯恐不及,但又不能否认它的存在。古人云“不孝有三,无后为大”,人类为了自身的繁衍生息,就形成了最为普遍的以婚姻为纽带的男女关系。中国古人在这方面除了有开放的,孜孜以求的一面外,还讲究“含而不露”“盖而不彰”。人们普遍认为,两性交合之事是隐讳的,是不足为外人道的私秘之事,甚至是污秽且不堪入目、不堪入耳的事情,因此这类于房中之事的行为被称作“秘戏”。

从现有的资料看,真正能够称之为“秘戏”的图画应发端于汉代。汉代人对性的态度是较为开放的,房中书在西汉时期已相当成熟,对于这些书不仅男人看,女子也常翻阅。

两千年岁月的涤荡,当时的宫室建筑和那些秘戏图画多已经灰飞烟灭,但是汉代墓葬中出土的一些雕塑等作品中,仍可窥见一斑。在滇国的青铜器上,有多处反映男女媾和的图像,有的出现在祭祀场所,有的作为装饰品供人悬挂。形象而生动地表现男女欢爱及夫妻恩爱、子孙昌盛的朦胧而含蓄的愿望是汉画像石、画像砖中必不可少的内容。对于后者,在汉画像石墓中极为常见,特别是在棺室后壁上,最为常见的有鸟啄鱼、双鸟交颈等,有人甚至认为随处可见的十字穿环(璧)也与之有关。对于露骨表现秘戏内容的前者,目前发现的画像不下几十幅,四川彭山崖墓中有一件石雕作品,刻一男一女裸坐地上,亲密拥抱相吻,男子右手抚摸女

传奇故事

耿建军主编

山东画报出版社友情推荐



中国考古学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许多至今悬而未解的考古谜案,从人类、水稻的起源,到悬棺、汝窑、秘戏以及洛阳铲等,本文详述谜案发生的历史背景、破解的过程,以及部分至今尚未解开的悬疑。许多考古谜案中谜中有谜,案中有余,构成了一个个亦真亦幻、起伏跌宕的离奇故事。

子,女子则一手抱着男子肩部,一手握住男子的左手,二人眼睛微微闭起,陶醉于欢爱之中。在山东平阴、陕西绥德、四川江等地也发现了表现性爱场面的画像。

隋唐之际,秘戏也很盛行,尤以房中书最为见长。年轻文人的纵情声色,使得隋唐的京师之地,繁华似锦,金粉楼台,十里飘香,大量的艳情诗文便成了这个宝马香车的浪情时代的最佳批注。宋代不时兴房中书,而

房中秘术只被道士所热衷。讲求实际享乐的世俗男女却喜欢更直观更富于刺激的春宫画。宋代京师,每逢重大的节庆活动,都有女子裸体相扑和表演。宋嘉佑年间,女子裸体在京师宣德门表演节目十分风行,观者如云。宫中大型活动,皇帝、后妃都参加庆典,一同观看裸女表演,还给优伶赐赏绸缎和银两。

在明朝后期,中国大地上爆出了一场至少是口头和笔头上的“性革命”。首先,在短短一百年间,写作、出版、发行了大量性小说,而且几乎全是极通俗的白话文,著名的如《肉团》《株林野史》《绣榻野史》等,其中直接描写性行为的文字量,至少在20万以上。其次就是春宫图与秘戏蜂拥上市。同时,在这段时间性工具与性药品极大的丰富。

秘戏,一般认为都是极其庸俗的东西,然而在我国古代它还有一些重要的不为人所知的的作用。有关史料记载,这种“压箱底儿”的东西最初为了进行性教育而设。

不少性文物以“外藏内露”的形式表现人们的性观念。这些性文物的表面是普通的人物或山水花鸟画,但它的背面、底部或内部则是赤裸裸的性交图。从这些东西既可以看出古人对性的关注,也可以看出古人的巧思。

总之,中国古代有着丰富多彩而又难以尽述的古代性文化,相较于世界其他民族和地区,既有文明、开放、先进的时期,又有愚昧、落后和禁锢的时期。“秘戏”是我国古代性文化的一个缩影,也是我国性历史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形式,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

## 荡漾在洗脸盆

我光着身子坐在洗脸盆里。屋里的光线昏暗,我坐在洗脸盆里洗澡,两手抓着盆沿摇撼。洗脸盆放在从两边朝中间倾斜的洗澡间的地板正中间,被我摇得直晃荡,洗澡水噼啪作响。

我这么干大概颇感有趣吧。我拼命地摇这脸盆。结果,一下子就把盆摇翻了。直到今天,我还记得刹那之间那莫名其妙和意料不到的冲击感,光着身子倒在地板上,颇感光滑的舒畅感觉,以及跌倒时仰头望到棚顶上吊着的一个很亮很亮的东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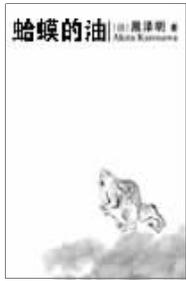
从我记事时起,我就常常回想起这件事,不过因为这倒也算不了什么大事,所以长大之后我一直没跟谁说。

我想,大概是过了二十岁之后吧,我问起母亲,为什么这桩事我记得这么清楚。母亲仿佛吃了一惊似的盯着我,然后说,那是我一岁的时候,因为给祖父做法事而回秋田老家时发生的。

她说,我记忆中那间有地板的昏暗屋子,就是老家的厨房兼洗澡间。母亲想把我放进洗澡桶,她自己要到隔壁的房间里去脱衣服,所以只好先把脱光衣服的我放进倒好热水的洗脸盆里。她正脱衣服的时候,突然听到我哇的一声,急忙跑进洗澡间一看,原来盆翻了,我正仰面朝天大哭呢。

母亲说,头顶上非常亮的东西,是当时吊在洗澡间的煤油灯。问起这件事的时候,我已经身高一米八,体重六十公斤。忽然问起这事,她感到非常奇怪,所以注视我良久。

一岁时在洗脸盆里洗澡这件事,是我最初和最早的



人物传记

「日」黑泽明著

南海出版公司出版

本书为黑泽明晚年,回忆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,从孩提时代一个孱弱的“夜哭郎”,如何痴迷于绘画和电影,如何幸得启蒙而踏入电影界,最后如何执导《罗生门》等影片而成为世界级的导演……在征服一座一座的高山的生命征程中,将大师坎坷的足迹与不断进取、奋斗的伟大灵魂,娓娓道来。

记忆。当然,在这之前的事是不可能记得的。不过,我那业已去世的大姐曾经说:“你一生下来就是个莫名其妙的家伙!”

她说,我生下来时没有哭,不声不响地,两只手攥得很紧,好久也不张开。“好不容易给你掰开一看,两只小手已经攥紫了。”

这大概是她瞎编的,一定是为了跟我这最小的弟弟开玩笑。

首先,如果我真是生下来



## 讨到学费

孟爱军放下酒杯,站起来,在她身边坐下。刘芳芳正要让开,被他按住了。孟爱军抓住她的手,轻轻抚摸着。刘芳芳闻到他身上的酒气,轻声说:“你不要这个样子。”孟爱军不说话,将嘴凑近她的耳朵,呵了口气。刘芳芳身上汗毛顿时便竖起来了,麻麻痒痒的。一种异样的感觉。身子渐渐便软了。说不出话来了。

也许是酒精的作用,让两人的胆子都变得很大,几乎没有有什么铺垫,便齐齐地滚到床上去了。脱衣服的动作很粗野,两人都有些迫不及待。衬衫、裙子、背心、内裤、文胸,扔了一地。

刘芳芳看到床头柜上那只闹钟,指着下午四点三刻。她一边喘气,一边想,完事后要快点去学校接葛小江。家里的纯净水喝完了,要再叫一桶,免得儿子回来没水喝。还有,脏衣服堆在脸盆里没洗,也要抓紧洗掉。她奇怪自己在这种时候,居然还能想到那么多。也许是这阵子老在斗智斗勇的缘故,她发现自己真的跟以前不同了。葛大海在的时候,她是很少动脑子的,动作也总是慢半拍。现在,家里的担子落到她一个人身上,背不动也要背,都是逼出来的。电视剧里那些人常说什么“挫折使人成长”,她以前是当笑话听的,现在才真正明白了其中的意思。

孟爱军身上的肌肉很结实,一块一块的。刘芳芳喜欢闻他身上的味道。孟爱军在床上的表现比看上去要文雅。他还是有些怜香惜玉。他小心翼翼地,生怕压疼她的头发。

刘芳芳从孟爱军家里走出来,轻手轻脚地,上了楼。

都市小说

滕肖澜著

人民文学杂志友情推荐

看见王琴站在自家门口,似笑非笑的。刘芳芳愣了愣,有些心虚。王琴把黑框眼镜往上推去,对她一笑。

“阿姨,刚才你在二楼啊?”刘芳芳嗯了一声,她本想说“关你什么事”,忍住了没说。

“阿姨,你在二楼做什么?”她又问。

刘芳芳惊诧地看她一眼,“和朋友商量点事。怎么,有事吗?”

王琴微笑着摇头。“没事。”

刘芳芳拿钥匙开门。王琴在一旁看着她,忽道:“阿姨,我要学费。”

刘芳芳手一抖。钥匙落在地上。王琴帮她捡起来,同时压低了声音:“阿姨,我晓得你和二楼那个叔叔的事情。那天晚上,他亲你的嘴了。今天——就是刚才,你们两个睡觉了。我只要学费。”

她这么平静地说来,刘芳芳倒脸红了。刘芳芳惊恐万分地看着她。内心深处,好像也不觉得很意外,似是早料到会有这么一天。她要是这样做,反倒是奇怪了。王琴本来就比她厉害得多。连刘芳芳都把钱讨来了,她又怎么会落空呢,于情于理都该是这样,她还是她的师傅呢——王琴脸上新长了几颗雀斑,秋天干燥,脸颊边有些脱皮。她浅浅笑着,脸上始终是一副乖巧的神情。任谁见了她,都会说这是个懂事的小姑娘。

王琴终于走了。揣着刘芳芳给她的三千块钱学费,走了。孟爱军说:到底还是让她拿到钱了。刘芳芳嘿了一声,不说话。

三月里的一个周末,王琴又来到刘芳芳家里。她穿一件大红色的滑雪衫,头发剪短了,马尾辫成了齐耳短发——她请刘芳芳去开家长会。刘芳芳想不通了。她说:“你这人真是会出花样,我又不是你家长。”

王琴说:“我爸爸整天躺在床上,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。我想来想去,只有求阿姨你了。阿姨你是个好人,你就帮帮我吧。”她伸手去扯刘芳芳的衣角。刘芳芳眉头一皱,让开了。

葛小江朝妈妈看。道:“妈你就去吧,帮帮她。”刘芳芳想了想,问她:“哪一天,几点钟?”“谢谢阿姨!”王琴高兴地道。

## 暗示

路易斯公寓,下午时分,我们三人又重新聚在了一起继续看阿纳伍留下来的文件。

“……在伤员中有骑士希梅洛·德廉达和骑士拉蒙·圣瓜迪亚。圣瓜迪亚一直守在吉耶莫大统领身边,统领在垂死之际,把自己的红宝石戒指交给了他……”

“圣瓜迪亚,”我默念着,“他应该是在梦中的那个戒指的主人吧。”

“……到了不幸的1307年……希梅洛和拉蒙交付了一个非常特别、非常光荣的任务,他们希望我能保护各个领地最珍贵的财宝。只要所有的财宝一到米拉维特集中,如果情况恶化,那么我就要带上这些宝物立刻启程奔赴佩里斯科拉,然后坐上圣洛洛马这条无可比拟的大帆船,想办法把财宝藏在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。”

我沉浸在自己梦中的故事和文稿里内容惊人的一致中。“但这些文字里都没有提到过版画。”路易斯分析道:“这是我们在故事里唯一没有找到的关联因素。”

“它们是有关系的。”我插嘴道:“我那幅版画中圣母的左手戴着的就是这枚戒指。”奥里奥沉思起来:“但还是很奇怪,你真的对此很确定吗?”

“当然,我确定。这有什么奇怪的呢?”我很好奇他的问话。

“这很奇怪,”奥里奥回答:“甚至可以算是那个时代的一个丑闻。那时的文字甚至警告丈夫们不能为自己的妻子购买珠宝,不能参观公共的珠宝展览。”然后他又突然补充道:“没错,我的确记得看过一幅那个年代的圣母像版画,里面的圣母是戴戒指



悬疑小说

乔治莫里斯著

辽宁教育出版社友情推荐

克里斯蒂娜是个律师。27岁生日的那一天,她收到了两枚戒指。一枚是她那个有钱的做证交所代理的男朋友送给她的订婚钻戒,另外一枚是有人通过匿名信寄给她的,那是一枚神奇而古老的红宝石戒指。令她难以预料的是,那枚红宝石戒指把她引入了一场危机四伏的离奇冒险之中……

的。但那是一幅描摹十三世纪版画的赝品。”

“你认为我的那幅是赝品?”我失望地问:“难道你认为你父亲送了一幅赝品给我?”

“不是。送给你一幅赝品?那也太可笑了。有时候我都觉得他爱你远胜过爱我。恩里克绝对有钱买下他想要的任何画作,他一向以挥霍无度著称。我肯定那是真的。”

“那么我的那幅画上的圣母怎么会确实戴了个戒指呢?”“那肯定是个暗示。所有版画的版中都是暗含有什

就把手攥得那么紧,现在我已成了大财主,坐着劳斯莱斯高级轿车到处转悠了。(说点题外话,就是这位拿这些话开我玩笑的大姐,听说她去世前不久看电视时看到 Los Prims 乐队的黑泽明, Los Prims 乐队是活跃在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日本乐队。它的主要成员之一也叫黑泽明。她以为那是我,便说:“阿明真是精力充沛呀。”尽管外甥与外甥女说那不是他们的舅舅,可她却坚持自己没有看错,因为我小的时候姐姐们常常让我唱歌给她们听。如此说来,我应该感谢 Los Prims 乐队的“黑泽明”,他替我唱歌献给了我那晚年的姐姐。)

可是一岁以后,也就是幼儿时代的事,现在想起来,就像焦点模糊的几段很短的影片一样,很不清晰了。另一件记得很清楚的事,是离我家很远的某个地方在着火。那是伏在妈妈背上看到的。

失火的地方和我家之间隔着一段黑黑的海面。我家在大森的海岸附近,远远能看到那着火的地方。看到那远处的大火,我吓哭了。直到现在,我看到失火还不是很滋味。

幼儿时代的再一个记忆,是妈妈常常背着我去一个黑黑的小屋子。那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呢?长大之后我常常想起这个问题。结果,有一天就像福尔摩斯那样解开了这个谜:原来她是背着我去上厕所。

这奶奶简直太不懂礼貌了!不过,后来妈妈来看我,她仰着脸望着身高一米八、体重七十公斤的我,说了声:“孩子,你长这么大了!”对于这位突然出现在眼前的老太太,我很感动,却又一时毫无印象,茫然地低头看着她。

“是的,你们都兴奋地看那个文稿,忘了问我那些版画拿到X光下到底发现了些什么。两幅版画的下面部分,圣人的脚下,就像我父亲在遗嘱信中给我写的那样,有一个后来画上去的词。”“那写的是什么呢?”路易斯问。

“一个上面写的是‘宝藏’,另一个上面写的是‘海穴’。”

“那个宝藏在一个海里的洞穴中。”我惊呼。

“是的,看来就是这样的。”奥里奥表示赞同,“这个跟历史中所说的也是惊人一致。德冷达和圣瓜迪亚是派一个水手去把宝藏藏好的。”

“那么,我们已经得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线索了。”路易斯说。

“妈妈,我跟你讲,我要一直走到这个故事的结尾才罢休,不管它是否仅仅是个故事,而你就呆在家里。既然你十四年都没有回来,现在也不要急着回巴塞罗纳。就让我自己来处理吧,然后我就会回去的。”我对着她说话。

“你住在阿丽西娅家里,我没弄错吧?这个女人非常危险,快去离开她,我求你了。我还是要去巴塞罗纳,你必须跟我一起回纽约。”母亲在电话那头说。

听到她要来巴塞罗纳的消息差点都让我把自己打电话的目的都忘了:我想要说服她把版画给我寄过来。这时我才回过神来,而她正等着我提出这个要求。

“妈妈我差点忘了,”我假装如此说道:“我想要你把那幅版画给我寄过来。”

“那是个珍贵的东西,最好是我亲自把它带过去。而且,有些事情是你必须知道的。”